

爱情沉醉的春夜

◆ 黑王辉

三叔喜酒,但酒量不大,每饮必醉。醉酒之后,说得最多的,便是他和三婶之间的爱情。

他说他和三婶是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,相思断肠。那时,他们同在一国有大厂上班,都住单身宿舍。他下班,看不到她,会站在楼下喊:“尚丽红,尚丽红。”三婶有气,不理他,他就一直在楼下扯着嗓子喊。三婶终究是女孩子家,脸皮儿薄,只好对楼下说:“喊什么喊,叫魂儿一样。别喊了,我下来就是了!”听着熟悉的声音,三叔心里像吃蜜一样甜。见到三婶,他就捉住她的手不放,两人一起去吃饭,散步。三叔说那时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四毛钱一大碗的烩面,可惜也只有发工资时才能吃上一回。

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,三叔下了夜班,走在路上,明月在天,微风徐徐,三叔觉得很舒爽,他立刻想起了三婶,想和她一起坐在河边的石桥上,说说话。可等他站在楼下喊时,三婶同宿舍的女孩却说:“别喊啦!尚丽红一下班就回家了。”三叔顿时蔫了,心里的气愤不快一起涌来,回家,也不跟我打声招呼!不

过,他很快就原谅了三婶,并为三婶找了十多个开脱的理由。可漫漫长夜,怎么熬呢?三叔看着树荫下,窃窃私语、成双成对的情侣,忽然,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那就是,去三婶家找她!

三婶家离三叔所在的厂矿,有30多公里,一路上还很崎岖。可三叔顾不得多想,一冲动,便骑着自行车上路了。凉风习习的春夜,三叔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,他蹬着自行车,不停地往前飞奔。还好,那时有月亮,可以朦胧照出前方的路。不过即便如此,三叔行到荒无人迹的山路上时,心中也有些发毛。三叔想到书中的强盗土匪、民间传说中张牙舞爪的厉鬼,他觉得自己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,脚下蹬得飞快。

忽然,三叔蹬不动了,他心里怕得厉害,心想,这下完了,被恶鬼缠上了。谁知,下车后他才发现,原来是链子掉了。他不敢怠慢,手抖着装上车链,再上车,喘,又能骑了!三叔觉得自己战胜了迷信,在春夜中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曲,从《十五的月亮》唱到《信天游》。

三叔终于在深夜时分到了三

婶村口。那时他俩还没正式确立关系,三叔不敢贸然行事,他害怕刚一进村,村里的狗狂叫起来,人家把他当小偷打。不行,在柴火垛先猫一夜吧!明天早上再去她家找她。三叔说那夜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夜。蚊子的滋扰,小虫子的钻爬,让他不胜其烦。但想起三婶,他觉得吃再多的苦,受再大的难,也是值得的。就这样,在昏昏沉沉中熬到天明,他起身,拿掉身上的麦草,到小河边洗把脸,然后,从容地向三婶家走去。

三婶插话说,清早起来意外见到他,听他说昨夜就来了,气愤不过就捶起他来,捶着捶着便倒在他怀里。不过,也就是那一刻,她决定一生跟着他,无论水里还是火里。

每每听三叔讲他们的爱情故事,我就很羡慕。如今,通讯发达了,联系方便了,生活条件好了,可我们能有那样的爱情吗?我怅然。

那爱情沉醉的春夜呵,真真让我无比怀念,尤其是和女友坐在咖啡馆、电影院里的时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臭豆腐干

油炸臭豆腐干,可谓“天下通食”。曾经有许多漂泊海外的老上海,白发苍苍回来寻根,到处寻找打听,买到后竟立即在马路边吞食,感慨不已,老泪纵横。像我这种久居上海的人也常关注何处有正宗的臭豆腐干吃,经人介绍,寻寻觅觅,终于找到了那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店。

他们特制的臭豆腐干确实与众不同。听介绍,主要是泡制的臭卤很讲究,在大伏天,寻到莧菜根,切断,洗净,暴晒后,放入大缸发酵约一月余启封;豆腐切成两寸见方的块头,比市场上所见的要大,浸入缸内三五天;取出洗净晾干,然后入大油锅炸至金黄便可食用。据店伙计说,如今市上所售的切成小块是不对的,吃着满嘴的硬皮子,实在扫兴之至。自制豆腐用纯黄豆,油也要天天换。

我坐在店堂里,一下子要了8块,准备吃个饱。方方正正的,蘸一点辣酱,咬一口松脆的皮子,里面是滚烫的豆腐,极嫩,吸入口中不是臭而是喷香的,带点咸,也很鲜,真的解我之馋。想起民间的竹枝词曰:“臭豆腐干腐且臭,臭腐如何可入口,不道世多逐臭夫,买来下粥下饭兼下酒。”

韩伍 图/文

安全着陆

◆ 张艳霞

李平是个领导,职位还不低,于是,常有下属敲门来找他,李平见是见,但凡送来的礼物,一并请拿回去:“咱家里不缺这个。”下属很尴尬:“领导,也不值几个钱,我也不求您办事,您就收了吧。”李平笑笑:“不是钱的问题,也不是事的问题,是这东西的问题。”

也有下属,趁李平不在家时去。李平回家知道后,倒也不急。后一天正是个大会,李平坐在主席台前讲话。临结束时,众目睽睽下,李平点了下属的名,轻描淡写地说了句,有东西忘他家了,现在请拿回去。下属红着脸上台,又红着脸跑下去。从此,还真没人敢去给李平送礼了。

可那些削尖了脑袋,想包项目的人,就不那么单纯了。李平有一票否决权。有个姓戴的老板,脑子挺活络,他去找了李平的老领导,李平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老领导退休后,痴迷上了古玩,在古

玩市场,认识了戴老板,一见如故。老领导看中了一个古玩,但价格贵了些。戴老板悄悄把那古玩给买了下来送给老领导,老领导感动不已。当戴老板提出要去见李平时,老领导一口答应做中间人,带戴老板上李平的家。

李平见老领导来,欢喜不已,他还看到了老领导身后的人,那是戴老板。老领导不知道李平认识戴老板,还给他介绍:是他一个好朋友,对古玩很有心得,最近对项目有点兴趣,所以带他来认识下李平。李平笑笑:“认识,戴老板嘛。”老领导一愣,李平又说:“就我了解的戴老板,好像对古玩,并无多大兴趣吧?”戴老板和老领导都尴尬了。老领导看了李平一眼,长叹一口气,没再说什么,只得走了。事后,老领导将那古玩送还了戴老板。

还有一次,是小舅子上的门。李平老婆最疼的,就是这弟弟。小

舅子最近想弄一个项目做做。那天,李平回家,看到老婆和小舅子正一起坐着聊天。见李平回来,小舅子显得特别客气,忙站起身。李平有些不解,小舅子平常来,可没那么客气的。果然,小舅子开门见山了:“姐夫,听说您那里最近有项目可做?”李平点头。小舅子说:“可以考虑弄个小程序给我吗?”李平摇摇头,一口回绝了:“这个我可定不了。”老婆说话了:“老李,我就这一个弟弟,你就不能帮他个忙吗?”李平苦笑说:“这个忙,我还真帮不上。”为这事,李平睡了一个月的沙发。不过,李平睡得还挺香,一躺下,没过三分钟,就能睡着。李平说,睡不睡得着,和你做的那些事儿有关。李平是做到退休,安全着陆的。

和李平同一年做领导的,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事那事而接受调查,或是因此下马的,李平是最平稳的一个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操之过急

◆ 赵春亮

我在机关苦熬多年,工作尽心尽责,但总得不到升迁。苦闷之余,我找到一个在机关混了半辈子的高人寻求指点。高人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:“想升迁,干好本职工作,作远不够,你得主动为领导服务,服务才能增进与领导的感情嘛!”我请高人明示。高人说:“你就从小事做起,帮领导开车门、递茶倒水,从小事起步,日后必有大作为!”我听后犹如醍醐灌顶,

茅塞顿开,深以为然。

第二天,我随领导外出调研。上车前,我想起高人的指点,忙殷勤地帮领导拉开车门。恍惚中,我似乎看到领导赞许的目光,正暗暗得意,心想,升迁与奥妙原来在此,终于开窍。伴随阵阵狂喜,我狠狠地将车门关了下去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惨叫,领导的右腿尚未收进车里。



呱嘴

◆ 段国圣

“呱嘴”是我们家乡的土话,什么意思?举个例子:一个大人带小孩去朋友家串门,大人在聊天,小孩见客厅里有一个大花瓶,便问主人:这不是人家送的?大人赶紧在小孩的嘴巴上拍一下:小孩子别呱嘴!呱嘴就是不分场合口无遮拦把不该说的话说了出来,且让人难堪。小孩子呱嘴可以理解,大人呱嘴就不一样了,常会遭人白眼。王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几个人正在议论李家大姑娘的婚事,姑娘的一个朋友解释:不是不谈,小伙子确实不错,就是——王二把话插进来:听说婷婷(就是那个正在谈恋爱的姑娘)有这个,王二抬了抬胳膊露出夹肢窝——狐臭。

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。“要你呱什么嘴啊!”姑娘的朋友拿眼睛狠狠地剐了他一下。王二还争辩:我没说错,有一次我从她身边走过时间到有狐臭味。王二不该说这

话,这是别人的隐私。

大家不喜欢王二,但有时希望听王二呱嘴。

东街的小白皮上的是不入流学校,毕业分配后却进了政府机关,他妈妈到处夸奖儿子有出息,王二却给她兜了底:听说是你家姑子的姐夫帮的忙,他在市里做局长。你儿子分的那个单位归他管。这一次王二不仅遭到白眼还被骂了一句:你的嘴怎么臭烘烘的!

有人问:这些消息从哪来的?王二不屑,反问:你不知道?被问的人没话讲了,怎会不知道呢?那小子常在外面吹,他有个叔叔在市里当官。不过晓得的人不像王二那么会“呱嘴”罢了。

呱嘴呱多了,大家给王二取了个绰号:呱嘴佬。王二觉得这个外号不好听影响了他的形象,决定不再呱嘴。但不呱嘴也难,有些话不呱出来王二难受。

【矫健】

下班路上看见有个空罐,上去踢了一脚,罐子飞出老高。我挺得意地问同事:“你说我矫健不?”同事没吱声。我追问:“我矫健不?”同事幽幽地看着我回答:“贱!”

【圣诞】

要过圣诞节了,丈夫叫妻子去偷看邻居铁匠家是怎么过节的。妻靠近邻居窗口,看见铁匠正在用煤铲打老婆!妻子回家后,丈夫问她看见了什么,她死也不讲,最后丈夫气极了,拿起煤铲打她,她哭道:“既然你全知道,还让我去看什么?”

【亲自】

替教会募捐的小姑娘对一个老先生说:请您为上帝捐些钱吧。老先生慢悠悠地说:我想我会比你先见到他的,到时候我亲自交给他吧!

【说谎】

有一次,我与男友去旅游,一小贩在我们身旁兜售纪念品,对我说:“身体苗条、脸蛋漂亮的小姑娘,买件纪念品吧。”我见他蛮可怜的,叫男友随便买一些东西。谁料男友却回绝说:“爱说谎的人,不值得同情。”

